



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長者綜合服務



生命故事計劃
由香港公益金資助

一生無灰



區偉賢

生命故事

目錄

童年時母親的關懷及父親的教導，以及母親的離世	p. 3
反叛期對父親的態度及畢業後離家出走	p. 6
幸運地結識到幾位好朋友	p. 8
從朋友身上得到生活體驗	p. 10
太太的支持及對兒子的引導	p. 15
嗜好、才能與音樂	p. 24
一生無灰	p. 27
點滴	p. 29

附件：

2006年寫給太太的生日卡	p. 32
新聞專訪紀錄	p. 33
義工感想	p. 36



童年時母親的關懷及父親的教導，以及母親的離世

小時候我住在旺角的西洋菜街 80 號，那是父親工作的機器廠地址。記得當時是父親與親友拍擋經營的，而我們一家初時是住在該舖的閣樓。我有一個哥哥、一個妹妹及三個弟弟，由於兒時體弱多病，所以我經常跟著媽媽，以便她照顧我。至於其他兄弟，因為地方不足以我們一家八口一同居住，所以父親就在附近租了一個三百多呎的尾房，讓我的兄弟們可以住在那裡。

猶記得當時的閣樓，一邊是辦公室，另一邊便是父母的睡房，而下面是一部部的機器。當時工廠裡的工人經常取笑我，因為我的身體到了約十歲還沒有完全發育好，以致晚上經常撒尿。那些尿液滴到工廠的機器上，那些工人看見了便不停地取笑我，令我好不尷尬。由於閣樓日間要用作辦公室，這時我便會到兄弟那邊的居所與他們相聚，媽媽亦在那裡照顧我們六個孩子。

記得在小學時，媽媽在早上還未上課時都會教我珠算，或

許她覺得要子承父業，所以我和兄弟都有這個學習機會。小時候我是一個頑皮的學生，所以在校內的成績不太好，特別是英文科，父母為我聘請了補習老師，而這位老師是位退休校長，即使他多用心教導我，我的成績也只是一般，直到現在我的英文也不靈光。我轉過好幾間小學，但仍沒太大進步，最後轉到農圃道官立小學讀書，直至升讀賽馬會實用中學。

不幸地在我就讀中二時，媽媽患病離世，這時一家人都很難過。後來父親準備再婚，而他在再婚的事情上沒有和我們討論過，所以我不滿父親下這個決定。或許當時我進入了反叛期，所以對這個新媽媽一直都採取對抗態度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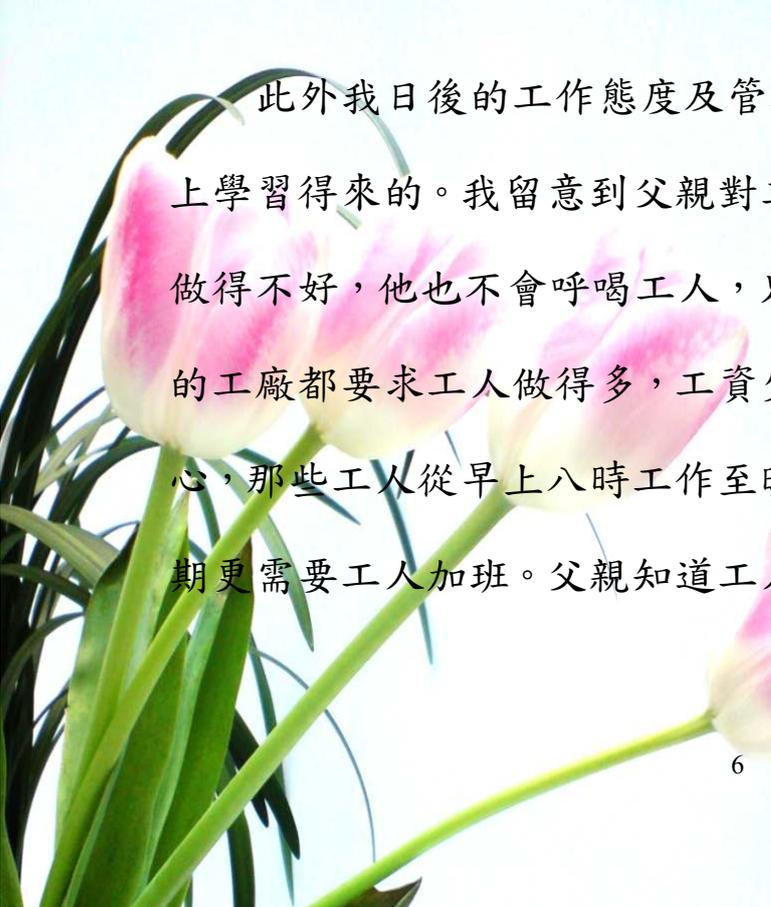
攝於香港中文大學，拍拖時合照

反叛期對父親的態度及畢業後離家出走

父親娶了第二名太太，原本我已經不太喜歡她，記得有一次我作出了一些不當行為。當年我已經不在家居住，但污衣仍會帶回家清洗。我有一條時款牛仔褲，其特色是褲腳碎口，也許當時後母不知道這是件時款服裝吧，她竟替我把該條牛仔褲的褲腳修剪整齊，使其失去特色！這件事激得我火冒三丈，所以我決定乘她不留神時便回家，將她衣櫃內的衣服弄破以洩怒。由於當時我與他們不同住，所以不知道父親知悉事件後的

反應，也許他只是替她買過新的衣服便算了。

雖說我與父的關係因著他再婚而沒有諮詢我的意見而變得緊張，他的確對我有一定程度的影響。或許我父親是一個比較傳統的男士，所以他專注於工作上多於與兒女溝通。仍記得在我大概就讀小學時，父親有一位學徒，他教我製作收音機等電子玩意，促使我在父親不覺時，從他的案頭上取了些錢，用作買電子零件製作小玩意。這件事最終被揭發，我被父親責罵，受了他的管教。因為童年時未能與父親溝通，使我領悟到將來要對兒女猶如朋友般看待，直至現在我與兒子的關係很好。



此外我日後的工作態度及管理下屬的方法，亦是從父親身上學習得來的。我留意到父親對工人很體貼，即使工人有什麼做得不好，他也不會呼喝工人，只會悉心指導。另外當時普遍的工廠都要求工人做得多，工資少，但我覺得我父親有企業良心，那些工人從早上八時工作至晚上九時，若遇上工作量高峰期更需要工人加班。父親知道工人長時間工作也會感到肚餓，

所以差不多收工的時候每人發五毫，讓他們可買宵夜吃。當時的五毫已經可以在大排檔吃個飽了。

不經不覺，經過三年的實用中學生活，我升到理工學院讀工具工模科。讀了一年便畢業，但畢業後不知道可做什麼，而老師們也沒有介紹我們做什麼。由於我讀書時開始對電子有興趣，加上當時沒有工作可以選擇，所以我便到了收音機廠工作。當時我只想碰碰運氣，嘗試去應徵收音機維修員，沒想到該工廠會聘用我。因為我是一名技術人員，每天可以賺得8元。結果我做了這份工作約一年。

其後父親希望我回機器廠幫他忙，替他辦事。因他打算擴展機器廠的業務，加上西洋菜街的工廠要清拆及搬工廠至長沙灣，令原本一個工廠單位增加至三個單位。一年多以後，我也不記得什麼緣故，我便回父親身邊工作。自從回家工作以後，有一次因為感冒而臥病在牀，後母為了向我表達她對我的關心，所以她特意煮了一碗河粉給我吃，但當時我十分討厭她，所以沒有領她的好意。這事使我耿耿於懷至今。

幸運地結識到幾位好朋友

過了一段時間，約一年左右，我又再一次到外面的世界闖闖，又返回電子廠工作。我在一間名為威電電子廠的公司工作，在那裡認識了一位我很要好的朋友——伍先生。伍先生是東主的兒子，自那時開始我便跟他過日子，一同搬出來租單位住。隨後的日子裡，我們的朋輩圈子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多人走在一起玩，大家都是年青人。每次工作加班時，我們一班人便一同吃夜宵，或時到酒吧喝酒、傾談。當時不論天南地北，男歡女愛等我們也熱衷地討論。從那一刻起，我覺悟了很多世情。從前我不論對國事、男女間的感情事等，我一點兒也不懂得，我很接受他的指引、教導。約一年多後，由於住房的需要，經伍先生的介紹下認識了李先生，從而入住了藝興大廈內的一個單位。從那時起，我開始了自己交租，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。

之後伍先生、李先生和我決定創業。由於當時香港盛行收音機生產，加上李先生沒有工作做，而伍先生與父親亦不咬弦，所以我們決定每人出點本金合辦收音機廠。我們需要的地方不多，只需要一間房的空間，便可進行收音機的部分加工工

序。我獨個兒住在那房間，同時也進行收音機加工工作。當時是收音機工業的黃金時期，當時有很多像我們這樣的「山寨廠」，只要懂得使用電壓計、螺絲批及租一個單位便可以謀生！

萬事起頭難，而我們的難處是缺乏資本，於是大家便各自想辦法找本錢，我於是便回家問父親借錢，以購買原材料完成一張單的工作，我父親最終答應了。其後，我們三人正式成立一間公司，名為「三寶隆」。公司以此名命名是因為我們三人一同成立公司，此外從我父親的公司「永安隆」中借用隆字，加上我們三人便成了「三寶隆」。最初我們的廠房設於荔枝角道，但不足半年，我們的廠房便由一千多呎擴展至三千呎，同時我們要搬到通州街工廠工作。而工廠聘請的工人亦由三十多人增加至七十多人。我親眼目睹自己親手成立的公司不斷擴大，我也持續在這間公司工作了七、八年，更認識了我的太太。

從朋友身上得到生活體驗

那時候我負責監察生產線，而當時太太負責調教收音機。當年在工廠內認識配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很多技術人員

都會認識與自己程度差不多的女工。

當時收音機工業已進入夕陽行業，科技越來越進步，收音機不單漸漸被淘汰，同時工廠也慢慢北移到內地設廠。加上我知道工廠不能再擴大，這源於我未能應付新技術的要求—既要懂得製造FM收音機，又要使用晶體電路製造收音機等等，這些都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。



攝於國際酒樓，

當晚共擺了廿圍酒席。

在機緣巧合下，我遇上了我的中學同學。他知道我的境況，便邀請我跟他學習電鍍工程，此舉可應用到我已有的電子知識，好幫他忙，故此我決定離開那間我有份成立的公司。我告訴李生及伍生：「我不會退回公司股份，但也不會留在公司工作，因我想到外邊闖天下。若你們能賺錢便分我一份，若不能賺錢也不打緊。」我們仍然保持了朋友關係，同時我又不用留在公司工作。對我來說，當時的電鍍工程可算是新事物，因我從沒有接觸過，加上我的技術漸漸變得成熟，有能力為電鍍公司注入新動力，創新事物。同學的公司由一間千多呎的工廠轉變為六千多呎的工廠，甚至搬到大埔工業邨買地起廠房。在這間公司工作的三年，可說是我人生裡其中一段重要的回憶！

眼看跟同學學習電鍍工程的事物也差不多了，同時他也請了一些人幫他打理業務。當時有一位同事提議我們一起自設公司，同樣處理差不多的工作。當時我衡量過各方面的因素：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，加上我總不可能一輩子打工吧！所以我決定與這位同事一起創業，想不到的事，我與那位同事合作不足兩個月便各奔前程，因為當時我與一個學徒轉到新公

司工作。由於開初公司沒有生意，入不敷支。那位同事提議解僱該學徒；但回想當初是我一手帶他離開公司的，若現在我解僱了他，這叫我如何面對他呢？所以我選擇公司結業，也堅決不會解僱他。由於意見分歧，公司正式結業，最終不歡而散。



由供應商贊助，我與太太一同到日本旅行。



之後我再次回到父親的身邊。由於父親工廠的行業也步向夕陽，同類型的工廠也漸漸收縮，慢慢搬往內地生產，所以我可以問我父親借百多呎的空間製作自己的產品。當時我不再打算與人合作，我嘗試生產一些製成品作銷售。剛巧有一天我閒逛的時候遇上了我的一位朋友，他提議：「不如你製作一些行內用的水泵吧，你做生產，我替你推銷！」我贊同他的提議，所以我以便宜一點的價錢賣給我的朋友，而他則替我推銷。我見初期的生意額也樂觀，所以我再製造一些整流器托他推銷出去。如是者做了幾年沒多大起色，但也可生活無憂！

在偶然的機會下，我遇上了另一位朋友。他告訴我他的公司需要一名工場管理員。我心想：有這樣難得的機會，只管試試吧。當時同類型的職位最多只有一千五百多元的工資，但他問我要多少薪金時，我答他我要六千元。當時我只想著：若成功便去做，若不成功也不打緊，反正我有正職。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願意給我這份優厚的人工，即管去做吧！因為那家公司要開新的生產線，我是負責配合我的日本籍上司看管着一部機器。工作是跟他學習如何維修這部機器，以便我日後跟進這部

機器的所有問題。這部機的工作是電鍍銀在一塊底板上，好讓其他人把晶片連在底板上。而這部機器需要用上很多「山埃」作材料。

回想起來，其實當時的工作環境頗危險的。當時工廠內的通風設備還沒有預備好，而機器在運作時會釋出部分「山埃」氣體。有一次工作時或許吸入過多「山埃」味，我頓時不支倒地，被送往醫院進行急救。離開醫院後再工作多二、三個月，越想便覺得越不對勁。那次幸好有人救我一命，但不是每一次都這麼幸運的。我日後得了腎病，我懷疑是與這段日子的工作性質有關。最後我決定離開，返回自己的工場。



太太的支持及對兒子的引導

從工廠裡認識了我的太太，可算是上天給我最好的禮物。隨著年齡越來越大，我開始打算建立自己的家庭。從前我的女朋友中，多為一些只懂玩樂的女子，所以我決心找一位賢妻良母型的女子為我的太太。當時我見現任的太太處理娘家的事情上井然有序，每件事都辦妥，所以我決心追求她，直到她真的成為我的太太為止。直到後來她成為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伙伴。



我兩個兒子的童年合照，攝於獅子山郊野公園。



自從我出外工作，培養了吸煙的習慣。從十六歲開始，單是煙齡也有七、八年了。有一次我患上肺積水，所以醫生便取了身體的一些體液去檢驗。醫生發現我得了腫瘤，由於當時的醫學不像現在般昌明的緣故，所以當時只有化療一個方法。我身體注射了藥物，而太太也十分緊張。太太見醫生只懂得用化療的方式替我治療，所以她問醫生取了些肺積水的玻璃片，夜間乘飛機前往廣州再檢驗。

過程中可算是辛苦的。我與太太到了內地的肺腫瘤專科處檢驗身體，當時的飛機餐只有一顆糖，所以我倆又餓又寒。入黑以後，所有的食肆也休息了，而我們又餓又寒，使我倍覺辛酸。到了酒店，連酒店也沒有東西吃，我不禁自憐起來。由於當時的內地仍舊貧窮，若要得醫生幫忙最要緊的是送禮金，不這麼做便沒有人幫忙。我覺得這筆錢是值得花的，因醫生為我做了較詳盡的檢查，他也考慮到如何醫治我。最後醫生告訴了我一件事：原來我患的只不過是普通肺炎。雖然玻璃片內的細胞很像肺癌的細胞，但只要仔細看多幾次便發現這只不過是普通細胞。我與太太如釋重負，立刻開心起來。為了再確認一下

結果，我藉著當時的人脈，再請了一位在瑪麗醫院工作的人士幫我看看我的玻璃片，再找有名的醫生幫忙，結果也證實我沒有患上肺癌。我立即叫停化療藥，畢竟化療藥也是毒藥。這事以後我得了腎病，使我懷疑是否由於曾使用化療藥的緣故。不管如何，這一關總算跨過了。

回想起來，當時也難怪太太擔心得要命。當時我倆已經結婚，而且兩個兒子也出世了。假若我先走一步便剩下太太獨自照顧起整個家。當我與太太上廣州時，便託親戚幫忙照顧，而我太太也不停地說：「若你走了，他日怎麼辦？若你走了，他日怎麼辦？如何打算？如何打算？」不過我自己也看得開，安慰她說：「即使我走了，彌敦道的車也是照樣走，世界也是這樣運行，算了吧！把自己的命交給醫生，他怎麼醫便怎麼醫。誰說為何我這麼倒霉？不能怨了。」但我總算幸運地渡過了。

待康復過來後，我再一次全程投入工作。後來我從黃埔新邨搬到佐敦道吳松街住，我發現自己好像得了第二個大病。自從「肺癌事件」之後，即約七、八年後，我慢慢地發現身體越

來越怕冷，越來越虛弱，連走路也感氣促。起初是以為自己得了胃出血，經常胃痛。我看西醫，他說我胃下垂；中醫則說我胃寒。我反覆地看醫生也未能完全根治我的「疾病」。我住在吳松街一幢大廈的三樓，起初我可以獨力走上三樓，但後來每上一層便要休息一下，再後來甚至要別人抬我回家，我真的越來越弱了。



於東莞自設廠房，攝於一九九五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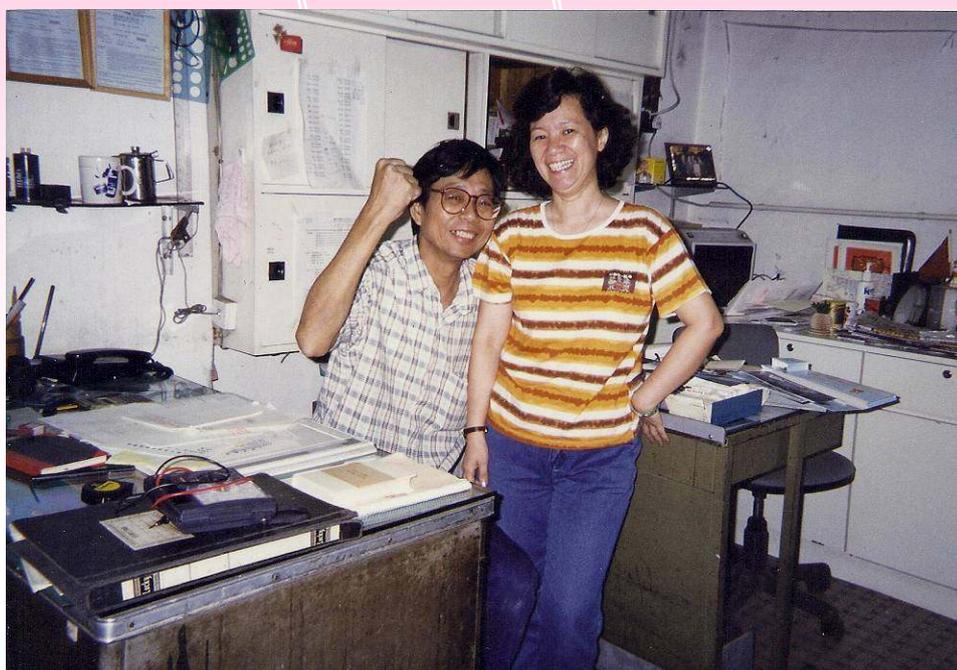
隨後我到了醫院檢查，發現原來得了胃癌。到了醫院，護士先為我量血壓、驗血糖。檢查後，護士發現我的血壓、血糖數字低，故要在醫院留醫。起初我以為肺癌再來，經醫生照胃

鏡後發現我得了胃癌，這次是真的得了癌症！當時醫生當機立斷，把我的胃切除了三份之二，只剩下三分之一，而我也得休養三個月。由於當時我是老闆，即使我不吃，伙計也要養家，所以也只好繼續接生意，只不過生意足夠生活便算了，工作我也盡量交給伙計處理。自我得病以後，我立定方向，即使我有什麼病也交給醫生處理，我只管交托我的生命給他。

經過多個月的留院醫治，回到家中休息過後，我開始故態復萌，成了工作狂，也使我得了第三個大病—腎病。正如前述，早年時期我回到電鍍行業工作，而當時朋友的公司正需要一個生產線的領班。眼看自己公司的生意不是太好，而且只有一、兩個伙計，當朋友游說後，我只抱着嘗試心態前往見工。原本我打算開一個比較高的薪酬，估他不曾請我工作，想不到最後他聘請了我管理一條生產線。由於工廠空氣不流通的緣故，我中了「山埃毒」而入院，我相信是由於這段期間的工作弄垮了身體，最終使我得了腎病。

自一九八八年起，腎病成了我生活的一部份。

雖然身體有腎病，但我仍然繼續工作。從八八年起，我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，我甚至開始儲錢回國內買地建立屬於自己的工廠。在這十九年裡我既要面對洗腎帶來的不便，也要處理公司的業務發展。直到二零零六年，醫生告訴我若不換腎，身體也支持不了多久。



於香港辦公室與太太並肩作戰的合照。

其實洗腎的年期也是看個別情況而定，有的人可以洗腎多年，有的人則洗不了多久，但可以肯定的是洗腎時間越長，身體積聚的鈣質越多，這使我行路越來越困難。到了零六年，我到了必需換腎的時刻。我回到內地用了二十萬人民幣換腎，但

不幸過了三天我出現心臟衰竭，我不得不乘救護車由內地回港。其實當時我是很危險的，因為傷口還沒有癒合，而且不知道新換回來的腎是否能夠正常運作。

當時有家人陪伴與我渡過難關。我記得當時要緊急運送我回港，而內地所謂的「救護車」也只不過是一輛殘舊的客貨車，連運送牀也沒有一張便要我臥在車內的地板上，我當時仍需依賴氧氣。路途之中，曾出現不夠氧氣供給的情況。雖然同行跟車的有一名所謂的心臟專科醫生、腎臟科醫生及一名護士護送我回港，但我對他們沒有什麼把握。幸好當時有太太、兒子、父親及幾個兄弟等人作陪伴，我們甚至要租兩輛車才可齊人回港，到了香港邊境我才比較安心。家人電召了香港先進的救護車，送我到北區醫院。

由於剛換腎，所以我需要吃劑量很重的抗排斥藥，這使我的神智變得迷迷糊糊。輾轉間，我回到荔枝道的明愛醫院繼續覆診。在醫院住了三個多月，令我連坐起身的力量也沒有。每一次坐起身時，也痛得不得了。藉著護士的照顧，我慢慢地延

長了坐立時間。不過我自己是一個樂觀的人，即使不願意的事情也發生了，我只會想如何盡力補救現在的情況。

換腎以後，我搬到馬鞍山住。期間我仍然要返回荔枝角的醫院覆診。起初我與太太都支持這個安排，後來因為每一次都要八時前到達醫院進行抽血檢查，我倆均感吃力，我才申請轉到「威院」覆診。

二零一零年五月，我與太太一同到美國遊玩了一個月。我感謝兒子們的孝心，他倆儲錢使我和太太一同到加州，我們去過大峽谷、拉斯維加斯，又去過加州探我一位朋友。我在長子家裡住了兩個星期，與孫女一同玩，使我覺得非常開心。回到香港後，同年10月我便跌斷了腳，真是樂極生悲！

當我回想我的一生時，我的朋友說我是一個戰士，因為我飽歷難關而一個又勝過一個。有一位研究逆向人生的教授曾經訪問我，問我如何面對逆境時，我只把我的一生交代一次。我想病痛只不過是一種常態，我深信上天會給我一條路去讓我走

完我的人生。若天要我死，何時也可以死；若不要我死，總有一條出路等著我。

回想起我與太太結婚後，生了兩個孩子，我們盡了作為父母的責任，好好的管教他們。記得有一次小兒子放學後看電視，他用錄影機把卡通錄了後不停重播着同一段內容。太太叫我提醒小兒子去做功課，由於當時我正在工作，所以我很快取去錄影帶，用力地把它扔壞，小兒嚇得哭起來。後來看見小兒子哭得可憐，我便把錄影帶維修好還給他。自此之後他便勤力讀書，甚至貼上「我要努力」在桌上提醒自己努力讀書。

我與太太合力教育好我們的兩個兒子，使他們成才。由於我對化工方便有較濃厚的興趣，而太太則在社交方面較具天份，所以我們的兒子讀大學時都選擇化工及電子工程科，同時他們亦如太太般愛說話。我一直專注於工作的事情上賺錢養家，我所有錢也交給她管理，而太太則成了家中的教育大及財政大臣。



攝於家中·全家福

嗜好，才能與音樂

記得在進入社會工作不久，電子廠內有一位同事，他有一台比賽用的單車，法國製造，白色外觀，很有型。每次那位同事把它帶回工廠，我都向他借來玩玩，很希望自己亦可擁有一台。據他說，那台單車價值 1,200 多港元，當時是七十年代初，我每月人工都大約為二百多元。如果要擁有它，不吃不喝也要半年時間，簡直是發夢。

不過很幸運，有一天那同事對我說：「喂！你是不是想要我那單車？」我答：「是啊！」他說：「我快要結婚了，等錢用，這單車讓給你吧！600 元，你就可以取走(單車)，只需每月給我 150 元，四個月後，它就是你的啦！」結果經我節衣縮食，四個月後，我夢想成真了！

此後一有空，它就陪伴我到處去，無論新界、港九能去的地方，我都去。從旺角到西貢，或沿大埔公路直到元朗，在香港仔都有我的影子。我沒有參加比賽，只是喜歡到處遊玩，看風景，作為一項健身運動已心滿意足，回想當時騎着單車在公路上自由奔馳，那種隨風飄逸的感覺，甚麼煩惱的事情都能拋諸腦後。

我另一嗜好是電子製作，這和我從事的工作有關。因工作需要，我要製造及研發一些自動工具，這都離不開製作。於是我從書局、圖書館找到資料後，就買齊零件，在家中做實驗、做研究。

其後，我一手創辦的工廠都生產我研發出來的工具，替我賺取到不少金錢，兩個兒子日後到外國升學的費用，都是由此而得。

其實自中二畢業後，讀了一年工具工模班就停下來了。此後一切都是自學成功，包括：電子工程、電子製作和機械方面。

自小受父親的耳濡目染下，我從粗枝大葉的電弧焊、車床、刨床等一般機械到電子控制電路、積體電路設計(i.c.)；從木工到膠工(pvc 焊接)都可應付自如，並可作為生財技能，一生受用無窮。

此外自小就接觸到粵曲，很多以前的粵曲，我都可以瑯瑯上口。之後國語流行曲流行，又可自哼一番。60-70 年代西歐歌曲興起，我又可自我陶醉，喃喃自唱。不論披頭四、民歌、滾石樂隊和米高積信等，都曾是我的摯愛。不過現在都忘記了，偶爾聽到都會勾起的當年的回憶！



一生無灰

偉賢親撰

其實自輟學到社會工作了一年後，我仍是一個渾渾噩噩的青少年。直到結識了幾位至今仍是好朋友之後，思想才開始有所成熟。後來認識到現時的太太，她對我的支持、愛護、鼓勵、照顧，使性格、思想都大大提升，不再是以前的反叛青年。當然父親的身教，母親的愛，都是很有力的基石，使我明白到如何和家人、兒子相處，如何把工作做好，如何面對逆境，如何面對人生。

太太和我都未受過高深教育，中三畢業後便投身社會。大都是從生活中，學習人生。及後她帶給我兩名兒子，她對兒子的教導，使我十分敬佩，這對日後的事業，有莫大幫助。除了對家庭無後顧之憂外，還一同並肩作戰是十足的賢內助。

天生倔強的我，對事物抱有樂觀的看法，認為一切都是美好的，遇到逆境，覺得一切總會過去，明天會更好，在能力範圍內，都會盡力去做，做到最好，非不得已，不會放棄。於是，

在我病倒的時候，覺得不是能力所能控制，便把一切都交給醫生，隨遇而安，沒有什麼大不了，這都是常態，一切由天，明天總會來到！

到成家立室後，我又有另一種看法，認為人生中總有自己的黃金時間，是每個人都有的，但多少不一，只要掌握得好，金錢是不愁的，用去的，又會再回來，但仍需努力。隨著年紀，(黃金時間)是會漸漸去，到時後悔莫及。我的黃金時間都用來替兩個兒子完成碩士，培養他們成為一個有用之人。因為我知道大富大貴不會是本人，不過我很享受這過程。

今天他們都長大了，各有自己需行的路，太太和我都在退休狀態。久病的我，身體不太好，自然需太太照顧。除此之外，太太與一般媽媽無分別，總覺兒子處世不深，還時時施與教誨，由她吧！

父親還健在，90多歲了，希望他能再享天年，兄弟們生活美好，太太能享晚福。而我活着一天都永不言「灰」！

後記·回顧

2012年3月27日

換腎後，身體衰弱不堪，雖然醫院安排了物理治療，做了3個多月。太太主動聯絡了社會工作者，於是接觸了信義會馬鞍山分會，進了日間護理中心。每週有三天可以在該會做運動及結識新朋友，使本來沉默不言的我，開始在生活上有新的寄託。而且在不斷運動之下，擺脫了原本需要輪椅助行，現只需借助一支拐杖在太太的陪同下，到處都可以去。同時在日間護理中心支持下，我亦找到適合我做的嗜好，學會了利用各種廢置的紙品，做成了一件件可觀可玩的小玩意，有時送給中心的老人家，有時送給親友，亦有時送了給我的孫女逗她開心。對於我的太太，對於日間中心，我都很感恩！

人的一生活會有做錯事的時候

記得10歲左右，父親和母親每晚10時許都會去喝夜茶，而我就會從父親抽屜中，取去遺下之碎銀，跑到附近去遊玩，有時會吃東西，有時會在街邊看公仔書，總之我會在他們回來

前，回家睡覺，其實這是「不問自取」。

我又犯過背叛之罪，那時有一位同學兼好友，賞識我對電子的知識，招攬我到他家公司工作。給我優厚工資，本來一直相安無事，但自公司生意蒸蒸日上，變大了，不知何時有了歪念，眼看此行業仍有發展，於是背叛了他，帶著一些從當時學到的新技術及知識，自行在外發展。回想，其實我不必如此，應正當地向他表明，也許他會不介意，到現在有時在同學聚會時，都覺得對不起他。

有時我會感到在那個年代，大部分的父親都是為生活而工作，忽略了對孩子的教導，孩子只看到父親不停工作，我也是其中之一，尤其是我早年喪母，對我日後成長的性格及對事的態度，都不是受他倆影響的。反之由於我正處於反叛期，離家出走，於是朋友的影響是肯定的，我從父親身上得到的，是眼看他對人的態度。此外就是他給我的 D.N.A.，但已很感恩了。所以我對我的兩個兒子，採取另一態度，除身教外，還會和他們一同討論一些問題，像朋友一樣，但主要教導都是我太太。

點滴

生老病死，都是常態，我們不必驚訝，一切都會過去，隨遇而安，明天會更好！



每人都有自己的黃金時間，必需把握，努力工作，金錢是不愁的，上天總會使你能過活，但大富是由命運安排的，不可強求。



有人對我說：「你喜歡什麼顏色？」我想了一會，答道：「你錯了，顏色不是用來喜歡的，它是需要配襯，配合的。」

其實，婚姻亦有相同之處，不是你喜歡他，她喜歡你，就可變成婚姻。婚姻必須互相配合、相襯、包容、忍讓，方可長久。彩虹七色，就是顏色之配合。藍天白雲，就是顏色相襯，萬綠叢中一點紅，就是包容。日出日落的美麗變化，就是忍讓，是需夜讓出，旭日切入的情景，叫人回味。上述情境之形容，都是千古不變的，男女對婚姻之相處，若能如此，必可美滿！



幼時的我，十分頑皮。記得有一位女老師，對我已經十分失望，仍記得她最後對我說一番話，她說：「你是一個學生，不是學死，你再頑皮，就是學死！」這話到今天仍記在我腦中。成為我對後輩訓話之一。



小時候的兒歌

偶然記起兒歌一首，特寫下來，以供同好分享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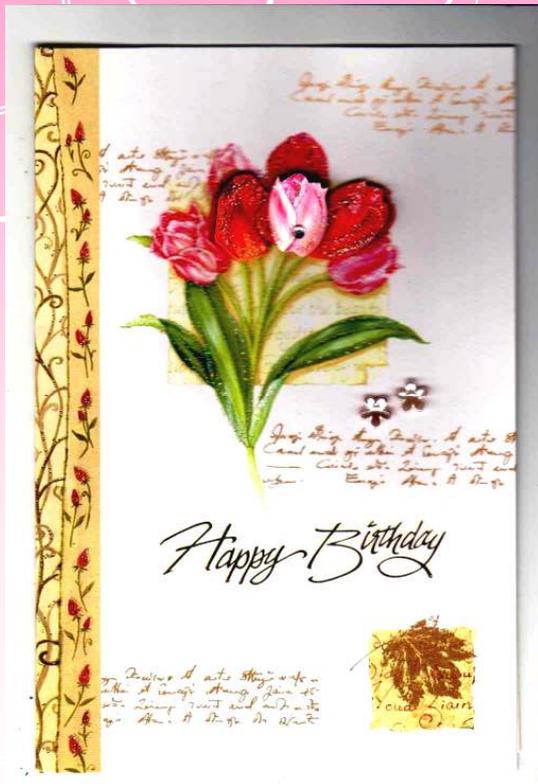
日光日白，鼠摸偷蘿蔔，盲公見到，啞佬喊賊，跛腳佬追到，無手佬捉到，燈蕊綁住手，香雞FIT(打)大肚，豆腐頭HUM(打)腳眼，無牙婆咬兩啖。

註：上述所描寫的事情和人物，都是不可能發生的匪夷所思的，兒時聽到，卻會嘻哈大笑，大都是由外婆用鄉下音唱出，倍覺親切。

附件



2006 年寫給太太的生日卡



老婆：

首先祝你生日快樂

這多日來，謝謝妳對我悉心
照顧，雖然我說不出口，但心
裏實在感激。

妳今年這個生日，雖然和以往不同
但仍是這麼開心，因為我們
都是一家人呢。

老婆：

首先祝你生日快樂！

這多日來，謝謝妳對我悉心照顧，雖然我說不出
口，但心裏實在感激。

妳今年這個生日，雖然和以往不同，但仍是這麼開
心，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呢。

希望來年，一切都在美好中。

老公

2006 年妳生日那天寫

義工感想

區偉賢先生：

本人很高興可以與您一同完成您的生命故事，叫我可以認識到您的一生。在這段日子裡，我感謝您坦誠的向我傾訴您的過去，不論是家庭往事，還是您人生中的起跌，都向我一一訴說。我感謝您，因為您豁達的性格使我了解到即使面對人生的風浪，也可以坦然面對，這對我的人生有正面的激勵。我感謝您的生命教導我娶妻求賢內助，讓我看見一名賢妻良母如何燃亮您的人生，成為您重要的伙伴。區先生，多謝您！

祝身體健康、生活愉快

陳景科

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



隨心·回嚮

讀者們，請寫下……

- 你對我最深刻的回憶
- 你最喜歡跟我在一起的時刻
- 在我的生命故事中，你欣賞的地方
- 你閱讀我的故事之得著
- 觸動你/ 引起共鳴之處
- 任何你想對我說的話



你留下的點點筆跡，將成為推動我的原動力！



歡迎與我們保持聯絡：3124 7633